

# 我的老師

畢培曦

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植物標本館名譽館長

作者按：我未寫過悼文，估計要寫的會着實太多，所以邀請了兩位接近胡老師的同仁幫忙。自己在截稿前，只完成一部份，其他留待日後補上。

我常對學生說，在大學裏要是沒碰到一個教授或一門學科令他痴迷沉醉的話，四年大學的時光就枉費了。

也許我這樣誇大，是因為我是幸運的。在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修讀本科課程時，我遇上一個令我痴迷沉醉的教授，亦因她的帶引，讓我從動物學轉投植物學，進身一門令我癡迷沉醉的學科。她令人對植物癡迷沉醉的魔法，不單影響我，也影響了我的學生和我學生的學生，令他們癡迷沉醉。

記得那是69年一月初的一個下午，是新學期的開始。午飯過後，我們回到課室上大一下學期的生物課。等候老師來時，大家都興高采烈地聊天，分享上學期終後所碰上的趣事。冷不防走進了一個女的，一瞬間，大家都噤聲停下來。她個子不高，大概五十多歲，頭髮簡單整理，鼻樑上架著一副金屬框架眼鏡；穿著略嫌過寬的陳年襯衫和毛背心，舊牛仔褲，布運動鞋，腰間還掛了條帶點灰色的「祝君早安」毛巾。這個女的二話不說，逕自走到黑板前擦掉黑板上的粉筆字。大家略頓沒兩秒，心想她只是個清潔雜工，就無拘無束地繼續傾談。沒想到，這雜工轉過身來，就開口用英語上課。這時，我們才驚覺，她，就是那位由哈佛大學借調來的教授。接著，她在黑板寫上第一句話：“Why Plants?”

胡老師給我的第一個印象，就是她的樸實無華。跟她到野外採摘標本，就像陪著一個鄉下農婦到山上拾取柴火。有一次和兩名同學跟她往大嶼山調查，沿途她給我們講解不同的植物，沒多久，每人都已經背著兩個裝滿標本的垃圾袋；到中午時，大家在登上大東山的小路旁小休，吃點乾糧。碰巧有三個美國遊客經過，胡老師就用英語打聲招呼，那些遊客亦趁機停下來休息，還沒聊上幾句，發現我們是中大的老師和學生，他們就變得親切起來，當他們進一步發現胡老師是哈佛大學來的教授，立即變得肅然起敬。胡老師就是以一身農婦的裝束，在野外結識了麥理浩夫人和許多中外藉的植物發燒友，並締成莫逆之交。她的樸實和節儉，貫徹在生活中。但她總不會忘記厚待別人，早年在大陸封關時，她就省吃儉用，訂購學報和抄寫資料，寄給國內的同行；甚至在晚年病後住在老人院，由外籍家庭助理給她餵食時，她也要院方同時為助理預備食物，陪她一同進食；若讓她放縱一下，嘗幾口雪糕，也必須多買一杯給自己，否則她會堅持要我們與她一同分享。

華南植物研究所的賈良智師兄和我編寫《香港竹譜》時，在香港發現幾種新種；其中一種長在中大校園和九龍金山郊野公園的竹子，姿態秀雅優美，我們立時想到以胡老師的名字命名。一方面紀念她在香港和國內外植物學上的貢獻，並感謝她栽培教導之恩；另一方面，因竹子不靠顏色香味取巧，而且竹節中空，就如胡老師的樸實和虛懷若谷，與她極為匹配。如今老師已主懷安息，但秀英竹仍向我們繼續展示她的風華。

明報 2012年5月27日